



莫泊桑

短篇小说精选

The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Maupassant

【法】 莫泊桑 著

流浪汉、小职员、农民、乞丐、妓女、私生子……似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都云集在这里，他们善良、谦卑却又爱慕虚荣、不安于现状。他们无边的灾难与悲惨的生活，触碰你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或让你爱，或让你恨，或让你哭，或让你笑……为何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却能够如此牵动自己的情感？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幅浮世绘画卷，领略莫泊桑妙笔生花的魅力吧！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推荐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The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Maupassant

【法】莫泊桑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 【法】莫泊桑 (Maupassant, G.) 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648-0430-5

I . ①莫… II . ①莫… III .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1491 号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法】莫泊桑 著

◇责任编辑：贾占闯 莫华

◇责任校对：王旭中

◇封面设计：自行斋

◇设计制作：东蒙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 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 / 410081

电话 / 0731-88853867 / 88872751

传真 / 0731-88872636

网址 / <http://press.hunnu.edu.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湖南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7.5

◇字 数：186 千字

◇版 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8-0430-5

◇定 价：12.00 元

书海启航 写给小读者——学生们

周星驰电影《功夫》

看过“喜剧之王”周星驰自编自导自演的《功夫》吗？影片讲述了周星驰饰演的小混混星仔，闯入“猪笼城寨”想要进行敲诈，却不知这里的居民个个身怀绝技，结果在这里栽了大跟头的故事。

当镜头推进“猪笼城寨”时，你心中也许会油然而生出那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的确，这里与我们想象中的贫民窟别无二致。这是小人物的舞台，镜头带领着我们认识了一个一个的小人物，有力大无穷的苦力强、乔面油器铺老板阿鬼、学生妹小朱、旗袍店老板胜哥、妩媚风骚又满口龅牙的阿珍，还有弹棉匠、小二、理发师……这群小人物因为拖欠租金，在胆小懦弱的包租公面前总是卑躬屈膝、点头哈腰，忍受嚣张泼辣的包租婆无缘无故的责骂，无端被停水，甚至是遭到暴力殴打。尽管在周氏恶搞风格的调侃下，这群小人物的悲剧性被淡淡抹去，但我们还是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群小人物的无奈与辛酸。那座建造奇特、破烂不堪的“猪笼城寨”的小人物们，似乎更代表了芸芸众生中每一个小人物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而在文学界，有这样一位文学大师，他特别善于讲小人物的故事，作品里云集了社会底层各式各样的小人物，包括妓女、流浪汉、小职员、农民、乞丐、私生子……他讲的故事，相信也能够引起你的共鸣。

“世界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

这位文学大师就是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莫泊桑于1850年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省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在诺曼底度过了他的童年。故乡优美的环境和生活带给莫泊桑的影响很大，这段生活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莫泊桑的母亲出身名门，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在母亲的熏陶下，莫泊桑从小就对文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当莫泊桑开始诗歌创作时，他结识了舅舅的两位好友——著名作家福楼拜和巴斯德派诗人路易·布耶。大文学家福楼拜更是成为了莫泊桑文学上的导师，在莫泊桑初学写作时给予了他许多文学创作方面的指导，两人结下了亲如父子的师徒关系。福楼拜告诉莫泊桑写作首先要学会敏锐透彻地观察生活，并且“善于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他还教导莫泊桑，“青年人贵在坚持，才气是坚持写作的结果”。

结交益师良友、长期的写作准备和生活积累，使得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羊脂球》一经发表便引起巨大轰动，他的创作才华从此喷涌而出。1880—1890这十年间，他共发表了六部长篇小说、三部游记和三百零六篇中短篇小说。其中包括《一生》、《漂亮朋友》、《羊脂球》、《项链》、《菲菲小姐》、《我的叔叔于勒》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除了他的作品外，莫泊桑值得称道的还有他勤奋而执著的创作精神。在恩师福楼拜的指导下，莫泊桑渐渐洗去浮夸和造作，措辞开始准确恰当，并慢慢拥有了自己的独创风格。这位勤奋而听话的学生最终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创造了数以百计的习作，其中有大量精品，是我们学习和实践写作的最佳典范之一。

小人物，大世界

莫泊桑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如妓女、流浪汉、小职员、农民、乞丐、私生子……他们善良、谦卑却又爱慕虚荣、不安于现状。可以说，普通人们都拥有的共性在他们的身上被放大，包括他们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他们对改变生活状态的渴望，以及他们极力隐藏在内的心理活动，都被莫泊桑淋漓尽致地描写出来。

这些取自生活的、琐碎却真实的题材，或让你爱，或让你恨，或让你哭，或让你笑，但却有一个共通点：定会触碰到你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小人物的世界里展现的是无边的灾难与悲惨，让人感同身受，心酸与无奈却无能为力。莫泊桑用他的生花妙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法国19世纪灾难年代的浮世绘画卷。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幅浮世绘画卷，领略莫泊桑笔下的小人物的生活吧！

写给大读者——父母们

电影《罗生门》

大导演黑泽明的惊世之作《罗生门》，您一定有所耳闻吧。故事发生在12世纪的日本，武士金泽武弘被人杀害在丛林里。作为证人，樵夫、凶手多襄丸、死者的妻子真砂、借死者的魂来作证的女巫都被招到纠察使署，但他们都怀着利己的目的，竭力维护自己，提供美化自己、使得事实真相各不相同的证词。这部粗糙淳朴的黑白片被誉为“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10部影片之一”，它揭示了人性中赤裸裸的软弱和谎言，揭示了人的不可性和不可知性，直入人心。

事实上，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总是对这个世界忧心忡忡，对人性的丑恶进行无情地揭露与批判。而莫泊桑正是这样的人，他的作品总是在窥视人性，展示真实的人性。相信这样真实的题材，一定也能让有社会阅历的您产生共鸣。

感受人情，窥视人性

莫泊桑善于观察生活，他的作品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在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里，莫泊桑特别善于把生活中零散的现象集中起来，呈现图景，刻画性格，使其具有典型性。他很少对人物和事件本身进行直接的评判和说教，但却能通过这些力透纸背的描写，使读者可以在日常生活图景中感受到人物的真实情感，作品所想阐述的人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也就不言自明了。

小说《羊脂球》通过对前后两次不同的“吃相”这样的琐事进行对比描写，便揭露了真实的人性：第一次进餐时，羊脂球把自己准备的一大篮食物慷慨地分给那些未来得及准备食物的同车乘客；第二次进餐，则讲述几天后，那些曾分食羊脂球的乘客——社会上流人士“正人君子”在

车上大吃大嚼，把未准备食物的羊脂球冷落在一边挨饿。两次描写对比鲜明，把羊脂球的自我牺牲精神、乐于助人的善良品格与那些上流社会中人的无耻、卑鄙、自私突显出来。

再如《等待》写出了一位饱含母爱的母亲在生活中的无奈及对离家出走的儿子的寂寞无望的等待。《我的叔叔于勒》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至上的观念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西蒙的爸爸》中铁匠菲力普的社会地位低下，可他善良仁慈，愿意娶一个失足的姑娘并担负起抚养一个受欺侮的私生子的责任。《幸福》通过描写苏珊娜夫妇白头到老的相依相伴，把读者带进了一片幸福的沃土，从而体会到了“幸福”的真正含义……

“无限地丰富多彩，无不精彩绝妙，令人叹为观止。”这是左拉给予莫泊桑小说的评价。是的，莫泊桑的作品总是有着无限丰富的阅读视角和解读可能等待读者去挖掘，您和您的子女，定能在莫泊桑的故事里，找到对人性的正确把握。

性本善，还是本恶？

自古以来，关于人性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您一定很关心您的子女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害怕他们想法偏激，误入歧途。如果有位智者引领您的子女去认识、理解人性，您是否会安心一些呢？让文学大师莫泊桑牵着您子女的手，到那个人性变幻莫测的世界中走一遭吧，让您的子女借由大师作品的影响，慢慢开始培养善良、无私、谦和的性格吧。

目录 CONTENTS

羊脂球[精读]	1
真实的故事	42
小狗皮埃罗	48
月光	54
骑马	60
我的叔叔于勒[精读]	68
等待	78
绳子	84
伞	92
项链[精读]	102
穷鬼	114
小酒桶	120
散步	127
俘虏	134
图瓦	146
流浪汉	158
西蒙的爸爸	170
橄榄园	180
幸福	208
菲菲小姐	215



同样是普法战争的受害者，平时一本正经甚至受人尊敬的“上等人”，在灾难面前却显露出卑鄙无耻的面孔，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和尊严的“下等人”却表现出爱国气节和善良品德。想想，莫泊桑这种冷静客观的对比手法是不是更能给你带来直抵心灵的震撼呢？

羊脂球[精读]

接连好几天，溃退下来的队伍零零落落地穿城而过，他们已经不能算作什么军队，简直是一帮一帮散乱的乌合之众。那些人脸上是又脏又长的胡子，身上是又破又烂的制服，他们既没有军旗，也不分什么团队，懒洋洋地往前走着。所有的人都像是十分颓丧，十分疲惫，再也不能有什么念头，再也不能拿什么主意，只是出于习惯不知不觉地往前走着；只要一站住，便会累得倒下来。人们见得最多的是被动员令征召入伍的人，都是些爱好和平的人，安静度日的领取年金者，现在被枪支压得直不起腰来；还有的是年轻灵活的国民别动队，他们很容易害怕，也能很快地慷慨激昂，他们随时都准备进攻，也随时准备逃跑，再就是夹在他们中间的几个穿红裤子的正规步兵，一场大战役里被粉碎的一个师团的残余；还有和这些各种步兵排在一起的、穿着深色军服的炮兵；有时也看得见一个戴着亮晶晶钢盔的龙骑兵，他拖着笨重的脚步，很吃力地随着步兵比较轻松的步伐走着。

游击队的队伍也过去了，每一队都各自起了英勇的称号，如“战败复仇队”、“墓中公民队”、“誓死如归队”等等，他们的神气很像土匪。

他们的那些首领，有的从前是布商或粮商，有的以往是油脂商或肥皂商，现在暂时当了军人。他们所以被任命为军官，有的是因为金币多，有的是因为胡子长。他们上下穿的都是法兰绒衣服，全身佩挂着武器，镶着金线；说起话来声高震耳，经常讨论作战计划，自以为垂危的法国只是靠了他们这群大言不惭的人的肩膀才得以维持。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惧怕自己的兵士，因为他们原是一些亡命之徒，勇敢起来常常超出常规，但是惯于打家劫舍，荒淫纵欲。

小说背景为1870年—1871年爆发的普法战争，此次战争由法国发动，到战争后期，普鲁士将自卫战争转化为侵略战争。大段的场景描写重现了历史的深度。

据说普鲁士军队就要开进鲁昂城。

两个月来，本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附近森林里小心谨慎地侦察敌人，有时开枪打死自己的哨兵。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动一动，他们便立刻准备作战，现在却都逃回了自己的家里。武器、军服以及他们当初在三法里方圆之内拿来吓唬大路上的里程碑的一切杀人凶器突然都不见了。

最末一批法国士兵总算渡过了塞纳河，预备从圣赛威尔和阿沙镇转奥特玛桥去。走在最后的是将军，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带着这些一盘散沙似的败兵残勇，实在也无能为力。一个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竟遭遇了这样的大崩溃，英勇昭著的民族竟败得不可收拾，将军身处其中也是张皇失措，他由两个副官左右陪伴徒步走着。

此后，城里便出现一种深沉的平静气氛和一种静悄悄的惊惶不安的等待状态。许多做生意做得毫无男子气概的、大腹便便的小市民，忧心忡忡地在等待着战胜者，他们战战兢兢，唯恐敌人把他们烤肉的铁扦或厨下的菜刀也当作武器来处理。

生活好像是停止了，店铺都关着门，街上鸦雀无声。偶尔有一个居民被这种沉寂吓倒，急匆匆地贴着墙边溜过。

等候期间的这种焦躁不安竟使人们希望敌人早来。

法国军队走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几个带枪的

骑兵，很快地穿城而过。随后，过了不大工夫，从圣卡特琳的山坡上就下来了黑乎乎一大片人，同时在通往达纳塔尔和布瓦纪尧姆的两条公路上也潮水般涌来了两股侵略军。这三支队伍的先遣队正好同时到达市政府广场会师，于是从附近的各条街巷，德国军队都开了过来，一营跟着一营，迈着沉重且整齐的步伐。

沿着那些好像无人居住、死气沉沉的房子，升起一片陌生的、喉音很重的喊口号声。同时在关着的百叶窗后面，有许多双眼睛在那里偷偷地瞧着这些战胜者，他们依据“战时法”，现在是本城的主人，财产和生命的主宰了。本城的住户，都留在他们遮得乌黑的屋子里，非常惊慌，仿佛碰到了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震。不管你是多么聪明，多么强壮，都毫无用处了。因为，每逢事物的旧秩序横遭摧毁，安全不再存在，人为的法律或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一切东西都听凭一种凶残的无意识的暴力来摆布的时候，人们就不免要有这种同样的感觉。地震把整整一个民族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下；江河泛滥之后，淹死的乡民、牛尸和房上倒下来的梁柱就一起顺流而下；打胜仗的军队一到，便要屠杀自卫的人，带走被俘虏的人，以腰刀的名义大肆抢劫，以大炮的声音来向某一个神祇表示谢意。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可怕的大灾害，使我们无法再相信上帝的公道正义，也不能如人们教导我们的那样，再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各家门口都有零星队伍去敲门，跟着就钻进去住了下来。这就是侵略之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的义务从此开始，此后对战胜者必须和蔼驯顺。

过了一些时候，第一阵恐怖过去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静气氛。在好多的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和这家人在一桌上吃饭。有的军官也颇有教养，为了礼貌，常常对法国表示同情，并且说，尽管参加了这场战争，对战争却十分厌恶。人们当然很感激他有这种情感，何况不知哪一天也许还要依靠他的保护呢。把他敷衍好了，也许可以少负担几个兵士的供养。既然一切都要听凭这个

人的摆布，又何必得罪他呢？真要那样办的话，也无非表示大胆冒险，而不能算是勇敢。这时的鲁昂市民们已没有那种大胆冒险的毛病，不是当年使本城身价百倍的英勇保卫城池的时代了。最后他们又从法国人自己处世的礼法中得出了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说，只要不在公共场所跟外国兵表示亲近，在自己家里客客气气原是允许的。于是到了外面，彼此都变成不相识，可是到了家里，却很高兴地谈谈说说，而住在家里的德国军官呢，每晚待在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烤火取暖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就是城市本身也渐渐恢复了平常的面貌。法国人还不大出门，可是普鲁士兵士却已挤满了街道。此外，穿蓝军服的德国骑兵军官虽然盛气凌人地挎着他们的军刀在街上摆来摆去，可是对普通市民的那种蔑视神情，也并不比去年在这些咖啡馆喝酒的那些法国步兵军官更加厉害。

不过在空气中却添了一种东西，一种难于捉摸的、陌生的东西，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外来的气氛；仿佛有一种气味散布开来 了，那就是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充塞了各住户和各广场，改变了饮食的滋味，使人有在遥远的、野蛮可怕的部落里做客的感觉。

战胜者老是要钱，并且要得很多。居民们总是如数照付。他们原也很有钱。不过一个诺曼底省的大商人，钱越挣得多，当他忍受牺牲，看见自己的财产一点一点地转移到别人手里时，他的苦痛也越大。

可是在城外，顺着河流往下两三法里，到了克鲁瓦塞、第厄普达尔或比普沙尔附近，船夫和渔人便常常从水底捞上德国人的尸体来。这些尸体都穿着军服，被水泡得肿胀，有一刀砍死的，有一脚踢死的，也有头被石头砸开的，也有从桥上被人一下子推下水的。这条河底的污泥里，埋葬着不少这样暗暗的、野蛮的、合法的复仇行为，那是不为人知的一些英勇举动，一种无声的袭击，这远比白天打仗要危险，但享不到光荣的盛名。

要知道，对外国人的仇恨永远鼓励着几个不怕死的人，他们

此段意
在褒扬那些
英勇的爱国
行为，也为后
文表现羊脂球的善良正
直和崇高气
节埋下伏笔。

是随时可以为理想牺牲生命的。

后来，因为侵略者虽然做到全城都已屈从在他们极严格的纪律之下，但是大家传说的那些他们在乘胜挺进途中所干的凶恶勾当，他们在这里却一样都未干过。于是大家的胆子就壮起来，需要在本地做买卖的大商人的心中又活动起来。那时法国军队还据守着勒阿弗尔港，本地有几个大商人在那里有大笔投资，他们很想从陆地先到第厄普，然后再乘船到那个港口。

他们利用了几个相熟的德国军官的关系，居然从总司令那里弄来了一张准许离境的证书。

有十个人在车行里订下了座位，订好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公共马车送他们走这一趟。他们决定在一个星期二的清晨，天不亮就动身，以免招惹许多人赶来看热闹。

几天来，地面已经冻得很硬。到了星期一那天，下午三点钟光景，从北方吹过来大片大片的乌云，雪纷纷降下来，不停地下了一个下午和一整夜。

清晨四点半，旅客们已聚齐在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他们要在那里上车。

他们都还睡眼惺忪，虽然披着毯子，还是冻得直哆嗦。在黑暗之中，彼此也看不大清楚。这些人身上都穿着层层叠叠的厚冬衣，望过去好像是一群穿着长袍的肥胖神父。不过有两个男人终于互相认出来了，紧跟着第三个人走了过来，他们聊起天来。一个说：“我把我的妻子也带了去。”另一个说：“我也一样。”还有一个说：“我也如此。”第一个又说：“我们不再回到鲁昂来了，如果普鲁士军队到勒阿弗尔，那我们就到英国去。”他们都有这种计划，因为他们气质原是相同的。

不过始终还没有人来套车。一个马夫提了一盏小灯不时地从一个暗洞洞的小门里走出来，又立刻钻进了另一个门。可以听见马蹄踢地的声音，声音不大，因为地下垫了厩草，从马房的尽里头传来一个男子骂骂咧咧跟马说话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铜铃声说明

有人在套马具；轻微的铃声不久变成了一种清脆的、不断的铜铃颤动声，这个声响是随着马的动作而变化的，时而声息全无，时而突然一动又响起来，同时发出一只钉了马掌的马蹄踏在地上的沉闷声音。

门又突然关上。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这些冻僵了的绅士们早已不说话；他们一动不动僵直地站在那里。

鹅毛大雪组成一幅绵延不断的大帷幕从天上放下来，一面放，一面闪闪发光。万物的形象都看不清楚了，一切事物都蒙上了一层薄冰。在这座严冬笼罩着的安静的城市的沉寂中，只听见雪花下降时那种模糊的、无以名之的、捉摸不住的窸窣之声，但这种窸窣之声又不能真正算作一种声响，只能说是感觉到有这种声响，因为那不过是一些轻飘飘的微屑掺混在一起，充塞了空间，盖满了世界。

刚才那个人又提着灯出现了，他拉着一匹垂头丧气丝毫不想出来的马。他把马拉到车辕旁边，系上了缰绳，在马的前后左右转了半天，才把马具收拾妥当，因为他只能用一只手干活，另一只手拿着灯。当他正预备走去拉第二匹马的时候，他看见了这几位一动不动的旅客，他们已经满身是雪，成了白人了。他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上车去待着，至少雪不会下在你们身上。”

毫无疑问他们原先没想到上车子，一听这话于是急忙都奔了过去。那三个男子先把各人的太太安置在车厢尽里头，然后自己才上去；随后另外几个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人影也爬了上去，坐在剩下的空位子上。彼此谁也没跟谁说一句话。

车厢的底板上铺着稻草，各人的脚都埋在草里。坐在车厢尽里头的那几位太太，都随手带着烧化学炭的小铜脚炉；她们立刻都把炭点燃起来，并且低声地列举这种脚炉的优点，说了好大半天，其实彼此告诉的事情，谁都早已知道。

最后公共马车总算套好了，本应套四匹马，现在却套了六匹，因为车重路滑不容易拉。这时车外有人问道：“大家都上车了吗？”

车厢里有个人回答：“都上来了”。于是车出发了。

车子走得很慢，很慢，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车轮陷在雪里，整个车身发着低沉的咯吱咯吱的呻吟声；那六匹马一步一滑，呼呼喘着粗气，全身冒着热气；车夫的那条大鞭四面八方地飞舞，不停地啪啪响着，一会儿卷起来，一会儿伸展开，活像一条细蛇。有时鞭子突然抽到一个滚圆的马屁股上，那匹马就猛地一用力，把屁股高高地一耸。

谁也没有觉察，天已经渐渐亮起来。轻飘飘的鹅毛雪片，也就是车里一位地道的鲁昂土著旅客把它比作天上降下的棉花的雪，也不下了。野地里忽而出现一行蒙着白霜的大树，忽而出现一所顶着雪的茅屋。天上覆着大块的黑而浓的云使大地更显得白茫茫地耀眼，这时候从云间透出了一片模糊的光亮。

在车厢里，借着这种黎明时的凄凉的光亮，人们互相好奇地打量着。

车厢尽里头最好的位子上，坐的是住在大桥街的葡萄酒批发商鸟先生夫妇，他们正面对面地坐着打瞌睡。鸟先生从前给人当伙计，老板买卖破产以后，他就把铺底接了过来，发了财。他做的买卖是以很低的价格把很坏的葡萄酒批发给乡间的小贩，因此认识他的人以及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是个花招最多的好商，是个诡计多端、爱说爱笑的真正的诺曼底人。

他这种奸商的名声已是十分昭著，因此本地的闻人杜尔奈先生，一位文笔尖刻而细致、专编寓言和歌谣的名家，一天晚上在省政府的晚会上，看见太太们都有睡意，便向她们提议玩鸟飞的游戏，马上这个双关语就飞遍了省长的各个客厅，后来又飞向全城的各个客厅，有一个月之久使得全省的人都咧着嘴笑个不住。

鸟先生的出名还有另外一个缘故，那就是他善于恶作剧，爱开玩笑，不管是恶毒的或是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他看来都无所谓，所以任何人一谈到他，就立刻要加上这样一句话：“这个鸟，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宝贝。”

法文
voler 有“偷
窃”和“飞翔”
两个意义。
所以“鸟飞”
也可以当作
“鸟偷”，这里
是强调“偷”的
意义。

他的身材很矮小，挺着一个大皮球似的肚子，肩上是一张通红的脸，蓄着灰白色的须。

他的妻子是一个高大、强壮、意志坚强的妇人。说话总提高嗓门，主意来得特别快，她在铺子里是秩序和算术的化身，多亏有她欢天喜地跳跳钻钻，店里才显得有生气。

在这对夫妇旁边的是属于更高一个阶层，道貌岸然的卡雷·拉玛东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在棉纺业里有很高的地位，开着三座纺织厂，得过四级荣誉勋章，是省议会的议员。在整个帝国时期，他一直是友好的反对派的首领。他之所以当这反对派的首领，唯一的目的是他先攻击对方，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用钝头武器先攻击对方，然后再附和对方，可以得到更高的报酬。卡雷·拉玛东太太比丈夫年轻得多，那些派到鲁昂来驻扎的好人家出身的军官们常常在她身上找到安慰。

她此刻面对着丈夫坐着，蜷缩在皮大衣里，又小巧，又娇憨，又漂亮，睁着一对沮丧的眼睛看着车厢的令人愁惨的内部。

坐在她旁边的是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和夫人。他们的姓氏是诺曼底省最古老、最高贵的姓氏。伯爵本人是一位气派很大的老绅士，他用尽心机在服装上修饰摆布，好突出他和国王亨利第四天生的相似之处。按照一种对他的家族大有光荣的传说，亨利第四曾使布雷维尔家族中一个女子怀了身孕，这女子的丈夫因此晋封伯爵并荣任了省长。

于贝尔伯爵也在省议会，和卡雷·拉玛东先生是同僚。他在省里代表着奥尔良派。他怎么会和南特城一个小船主的女儿结婚，一直是个谜。不过伯爵夫人气派很雍容，待人接物比谁都能干，并且社会上还认为她曾被路易·菲力普的某一王子爱过，整个贵族阶级都殷勤招待她，她的客厅在本地首屈一指，只有她的客厅里还保持着旧日的风流情调，因此很不容易踏进去做座上客。

德·布雷维尔家的产业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的收入达到五十万法郎。

鸟先生
是著名的奸商，他的妻子
是个精明的妇人。

卡雷·
拉玛东议员
是政治投机商，他的夫人
是军官们的
“安慰所”。

于贝尔
伯爵的先祖
居然靠妻子
与国家私通
获得世袭的
爵位，其妻子
也与王子有
染。